

寻味荆州

去年夏日，与老伴从黑龙江折返辽宁，抵浪漫之都大连。这座被黄海与渤海半环绕的滨海城市，与长江之滨的荆沙天各一方。千山万壑横亘，使两地呈现出不同的地貌，乡音、风物和饮食习惯不尽相同。用素昧平生、视同陌路、人地生疏……表达疏离的成语将他们覆盖，皆不为过。

距大连2000余公里的荆沙地区，位于江汉平原腹地。荆沙是旧时行政区划的联称，意即荆州古城与沙市。如今两城合二为一，曾经的痕迹渐渐消弭。他们毗邻春秋楚郢的南侧，同祖同宗。古老的过往在刀笔吏手中龙飞凤舞，书于竹帛的沧桑可考可稽。不像大连名字的由来含糊其词模棱两可，只能用形态说、音译说来诠释。但大连城市的美丽与文明，不是说说而已。

从云贵川一路东来的西南官话，在荆沙已至尽头。这座长江北岸的古老城市，每当晨曦微露，“大连”就在这片西南官话的城市反复提及。这是因为滨海的大连，严丝合缝地契合了荆沙的早餐“大连面”。很多外埠人民旅行荆沙，楚人都会隆重推介“大连面”的汤浓味鲜，沉浸在杜撰的故事里津津乐道。毋庸食客不谙大连面的来历，即使以此为营生的老板亦困惑不已。

三人成虎、众口铍金……楚天大地流布30余年“大连面”词汇，却在荆沙人的话语中活跃得精彩纷呈。堪称荆沙美食地标的大连面究竟源于何方？大连面，来自大连乎？

乾隆年间，扬州面馆比比皆是。倒不是面条宜于果腹，而是一碗面条亦能花样百出。

“面有大连、中碗、重二之分。冬用满汤，谓之大连。面有浇头，以长鱼、鸡、猪为三鲜。”荆沙食客读到这里，会不会大彻大悟？原来大连面与东北的大连无涉，而是发端于东南扬州的满汤面。李斗唯恐世人不解“大连”的生僻晦涩，刻意赘加“冬用满汤，谓之大连”。对发



月季花开美荆州。(张梦瑶 袁灏 摄)

人在旅途

“兴来每独往”，行至雄安，是一次偶然。

时间仓促，并未做太多的准备，这种出发，让沉闷的日常生活发出难得的生机。

到达北京大兴时，还未看清传说中世界奇迹“凤凰于飞”的机场造型，热情的朋友便将我们引入怀抱。这样，我们在朋友的邀约下，进入雄安新区之前，顺路去游一游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。

对动物园的期待是一种不知不觉的积累，总会有一个时刻，心里会沉淀出一种渴望亲近的冲动，回应它的召唤，去看它，去悦它。之所以沉迷于动物所营造的世界，与其说是对世界丰富的热爱，不如说是对人间的深情。因为这仅仅只是一次来访，我们终究会回到大自然的怀抱。

相聚的时间很短，在和斑马嬉戏的欢乐中，在对火烈鸟忠贞的讨论中，在蓝皮小火车的交汇中，对窗春日的当下仿佛映照出天长地久的况味。

先去了白洋淀，消解了对芦苇荡的无知之后，朋友约定我们在次日清晨，走一走白洋淀长廊。

手里握着返程的机票，等朋友来接。

惊喜一个接着一个，好景一处连着一处。本地人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，绕开了取着好名字的宽阔大巷，带着我们踏进北方的沃野。一望无际的小麦地向我们无所顾忌地敞开，油绿的麦子打开天际的晨光，而这本属于世界的平常，却于我们来说是得未曾有。这种辽阔和豪迈足够征服南方的精致娟秀，我开始更加确信，一方水土，一方人足。

久居北方的人，不会在意飞扬的柳絮有没有人跟随，也没有人在意飘落的绒花有没有人安慰。上了河堤的南方人，回头看见满身尘土的车身，突然理解了自己对中年优雅自持的不解追求，也顿悟了平凡琐碎中更真实和深刻的生活。飘飞的柳

生活感悟

前几天我在阳台晾衣服时，看到对面楼顶居然有一片新绿。细看是有人在天台上种了蔬菜。菜苗一个挨着一个，密密麻麻地排成几列。一阵微风吹过，一片片叶子随风摇曳，舞动起来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青翠欲滴。在一片喧嚣的街道中，这片绿油油的菜地仿佛沙漠中的绿洲，带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。生活从来不限制人的行动，在钢筋水泥的楼房中，能拥有一块可以自己打理的菜园子，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！

这让我想起，前两年外出拍摄偶遇到的一处古宅，宅子的房顶居然长出了一棵树。大树穿墙而生，根系紧紧地扎根在墙里，枝叶繁茂，犹如一把撑开的大伞，将整个房顶都盖住了。水泥浇筑的楼顶没有深厚的土地，大树独自接受了四季的考验，站在房顶上拼命向下汲取养分，向上吸收更多的阳光雨露，昂首展臂自在逍遥。不受环境的约束，在都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植物是这样，人更是如此。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博主，他将租了7年的老破屋改造得舒适干净，富有生活气息。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，有自己动手做的植物标本，有配件拼成的画，还有悬挂的植物盆栽。屋外小小的阳台上，种满了植物和蔬菜。谁能想到在一片破旧的楼里，有这样一间充满生机

端江淮的“大连面”皆要借助注释才能明了，何况千里迢迢之外的荆沙？

《故训汇纂》厚如城砖，汇集先秦至晚清的文字。仅“连”的单字意义及名家旧注151条，是不是浩如烟海？在涓埃小槽中寻觅“连”的注项，遗憾的是字里行间“连即满”毫无踪迹。

《辞海》包罗万象，但“连”字的注释远不及《故训汇纂》丰饶，区区十五条，“连即满”的释义同样未见分毫。

其实，汉语中用“连”充当“满”字亦有一二。文人骚客常用“连天”替代“满天”“连冬”则是整个冬天。王昌龄的“寒雨连江夜入吴”之“连江”，方家大多译作冷雨洒满吴江天地或满江。

“连就是满”虽未能名正言顺地忝列典籍之中，却被诸多雅士推崇。“连”泛指“满”印证了李斗大连就是盈盈汤汁的面条。大凡汤水充沛的面条，皆能用大连称之。

“长鱼、鸡、猪”三鲜，在扬州大连面品项中微不足道，因为它们并非大连面的极品。彼时，更有豪者“不惜千金买仕商大宅”经营大连面。诸如“涌泉、碧萝泉、槐月楼、双松园、胜春楼诸肆，楼台亭榭，水石花树，争新斗丽，实他地之所无。其最甚者，鲑鱼、斑鱼、羊肉诸大连，一晚餐中人一日之用焉。”可见扬州大连面的奢华与昂贵。

扬州大连的浇头变幻无穷，不像荆沙仅将添加了“长鱼、鸡、猪三鲜”浇头的荤汤面称为大连面。在荆沙若没有添加鲢丝、鸡丝、肉片的荤汤面，即使汤水四溢亦不叫大连面，且随浇头的多寡，中连、小连鱼贯而来。

30余年前，仅仅30余年，“大连面”一词重现于荆沙。略有差异的是，李斗原本专指宽泛的大连，在荆沙被专指有鲢丝、鸡丝、肉片的汤面。此是对扬州“大连”词意的一知半解，虽无饮饕之虞，却令荆沙人困惑不解。

2019年，与老伴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一路东南寻味



江淮，品味大煮干丝、蟹黄汤包还有五彩斑斓的扬州炒饭和硕大的肉圆狮子头。《扬州画舫录》描述的大连面盛况令人向往，然遍寻不得，问及诸多业内人士，人人惘然。

2013年《扬州晚报》刊登的《扬州面条数大连》，只算得上是一篇怀旧文章。兹摘抄如下。

“在清代扬州诸多食肆中，面馆的风头最劲。在面馆诸多面条中，大连面最有名。所谓大连，是大碗连汤面的简称，品种有鲑鱼大连、鲢蟹大连、斑鱼大连、羊肉大连……大连面在长江中下游曾经非常流行，现在湖北省的一些地方还有大连面，但扬州已经见不到了。”

其实，荆沙早堂面馆“油大码肥”的“荤面”，无论添加浇头与否，皆为大连面。这种清末就流行于荆沙的早堂面，若添加细碎肉粒（小码子）与肉片（大码子）称之“荤面”，仅有一勺小码子则为“素面”。因荤汤面多在晨间用膳，故以早堂面称之。尽管大连面名词屡见不鲜，然早堂面的称谓仍处砥柱中流。

大连面发源于扬州，没落于扬州，却光于荆州，且经久不衰，这岂能用人文、风物来阐释？若分析其缘由，是不是符合笛卡尔的哲学理念，那就是“我思故我在”。

诗和远方

朝圣天姥山

□ 谢方生

登上神仙居天姥山
在诗的殿堂中肃立沉思
透过缥缈的雾霭
隐约看到诗仙李白
披头散发从古栈道上走来
昂天而歌，捶壁以拳
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
使我不得开心颜！”
光芒万丈的诗章
宣示文人的人格尊严
天姥山被点化
岩石有了诗的力度
云霞有了诗的灿烂
飞瀑有了诗的情致
鸟鸣有了诗的隽永浪漫
我，一个岭南的诗歌信徒
千里迢迢来到山上
聆听诗仙的谆谆教诲
折断六根欲世执念
淬炼一副铮铮傲骨
撑起诗境那片蓝湛湛的天

草色青青

□ 陈祥细

我家门口有一条小巷
两岸是青翠的芦苇荡
背后有片茂密的木麻黄

夏日炎炎，我们便泡在水里
躲在芦苇荡“打水仗”，“抓特务”
清激的欢笑与嬉笑声交织
构造一幅生动而唯美的画面

我不知道芦苇算不算草
芦苇荡，木麻黄和我的童年
缠结着，从捉虾抓蟹到捣鸟捕蝉
从吃芦根、包粽子到编制篱笆墙
童年，一晃而过

浪迹天涯时，回味那段岁月
我的梦里便摇曳不停
那草色青青

村庄的回忆

□ 沙进

剥开时间的心
腌渍回忆，收藏憧憬

老屋，燕子在徘徊
晒太阳的老人突然起身
留下稀疏的脚步

通往牵肠的村庄
一只风筝
放飞着陌生的童年

油菜花

□ 廖燕英

莺飞草长
油菜花在“三八”节里
一瓣又一瓣跳过
窗户，造纸，和驻村女干部的背包

大自然的笔
正在描绘逸的文字
如果彩墨做媒
一定可以找到远方

那身影倾斜的坡面
正是春天的缝隙
油菜花，开出春天的初心
原野，不负韶华

心情随笔

茶韵悠远，心之笃然

□ 杨蕊宁

阳光斜斜地洒落在茶桌上，手中白瓷杯里金色透亮的茶汤散发着柔和的光，茶汤顺滑绵柔地在舌面一滑而过。这先苦后甘的酣畅，让我感受到人生也如喝茶这般有苦有甜。思绪在这一刻穿越千年，东坡先生那飘逸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身穿薄衫，脚踏木屐的他，悠然自得地在钓石边烹茶。他轻声吟咏：“活水还需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”他的心境如瓮下初春的微风，轻柔而持久。他独自一人品着茶，听着半夜僧人的打更声，笃然地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。这一杯茶，不仅是岁月的凝练，更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。在这宁静的时刻，我仿佛与东坡先生一同品味人生。

我对茶的热爱源于父亲对茶的挚爱。在我年幼之时就对父亲那只只满茶垢，盛满杯茶叶，形影不离的玻璃茶瓶充满好奇。每当父亲喝茶时，只见他的喉结轻轻滚动，茶水咕咚下肚，顷刻间满足与宁静便在他的脸上铺开。父亲的一生遭遇不少坎坷，然而他总能沉稳应对。如遇不顺，父亲会坐在角落静静地喝茶，当他站起来，脸上的阴霾便会消散，我从未听父亲有过抱怨和不满。我想，茶也一定是父亲生活智慧的源泉。

历史上爱茶的文人志士不少，胡适先生是资深茶客。虽身处异国，茶始终是他的忠诚伴侣。在他国外的书房中，酒精炉上的茶壶静静释放着热气，为静谧空间增添一抹温馨与宁静。水声响起，他小心翼翼地将滚烫的水注入透明玻璃杯。毛峰在水中翩翩起舞，仿佛是冰上的舞者，绿色开始渐染水中，茶香也在小小的书房弥漫开来。胡适先生轻轻端起茶杯，沉醉其中，仿佛在与历史对话，与智慧碰撞。尽管世事变迁，远离故土，举家分离，他都能以恬淡之心从容应对。

同样爱茶的杨绛先生，在耄耋之年写下的《喝茶》中，以茶为镜，映照人生。她笔下的茶，在杯中翩翩起舞，沉浮间诉说着人生的起落。在《将饮茶》里，先生曾写下：“茶不过两种姿态：沉、浮；饮茶不过两个动作：拿起，放下。人生如茶，沉浮坦然，浮时淡然，拿得起，也放得下。”先生喝茶就像捧着自己的一生，心平气和、细细品味。我也不禁从中汲取到先生泰然处之的力量。

每一口茶汤都在诉说着人生的故事，每一种滋味都是生活的馈赠。拿起茶杯，品味其中深意；放下茶杯领悟生活真谛。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我都将保持一颗笃然的心，从容面对。

极简之美，万般风情

□ 刘蕊

整理衣柜时，一排排纯色系衣物映入眼帘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越来越爱简约的服装了。日常很喜欢的一组搭配，是纯白衬衫与牛仔裤。稍加点缀，就能演绎出别样风情：踏上黑色高跟鞋走在商务区，是干练利落的职场人；戴上蝴蝶结草帽在公园晒太阳，是明媚的田园女孩；背上条纹帆布包去海边，就是度假中的松弛感少女。最平平无奇的款式，简约耐看，却能有千变万化的美。

极简的生活美学，在中国古代早有代表。宋代的汝窑瓷器以“天青色”为经典，明代《五杂俎》中有一句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，常被用于形容这种颜色。当下过一夜的雨停，天光逐渐覆盖大地的时候，厚重的云雾仍像棉絮一样堆在天空。偶有缝隙之处，透出一抹独特的蓝色。那蓝中带着三分柔白，三分翠绿，两分晨光初乍的通透，还有两分若有若无的雾气，又在边缘处与云层渐变交织。这简简单单的一抹素雅颜色，简单而细腻，让人品味无穷。

极简的色彩是一种美，而简单到极致的“空白”也是美。在安徽旅行时，我被徽派建筑的“留白”打动。只见灰瓦白墙如泼墨山水，几何时线条黑白分明，寥寥几笔，便勾勒出画中人人家。建筑是主角，也是背景。上空飞过一只喜鹊，这画面就灵动了起来。左侧的杨柳从白墙上拂过，便在画中点亮盎然的绿意。挑扁担的老爷爷路过，又将画面定格成一瞬间的人间烟火。一墙一景，一草一木，这极简的“留白”，却带给人无限想象。

阅读一事，也是越简单，越精彩。年轻时贪婪，“买书如山倒”，读起来却常常囫圇吞枣。正如朱光潜说：“多读而不求甚解，譬如驰骋十里洋场，随珍奇满目，徒惹心花意乱，空手而归。”后来发现，读书不在数量而在质量。初读看故事，随人物跌宕起伏，就像自己又多活一次人生；复读品感情，相思中柔肠百转，人世五味杂陈；再读品文字，或清新朴实，或想象瑰丽，或哲思飞扬。少即是多，难怪苏轼在诗中写道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

与人相处，“极简”也“丰富”。假期时，我与学生时代的好友相约海滨旅行。平常各自忙于俗务，我们最珍惜这一年一次的相会。漫步在长长的沙滩上，聊聊心事，看看海，相视一笑胜千言。海鸥乘风翱翔，正如我们的相伴，默契而自在。人生得一知心好友，远超泛泛之交无数。

原来，表面看似简单的一件物品、一片风光或者一段情感，却蕴藏着丰富的美好。只要用心就会发现，“极简”的质感与深度，也是生活之美的艺术。

寻常事务，皆是美好

□ 杨梅

妈妈对生活，总是充满了智慧和热情。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、平淡如水的岁月，被她经营得有滋有味、温暖美好。

小时候，妈妈总爱带我到田野里玩。见着漂亮的小花，她会弯下腰，连同好看的小草一起来采。抱着一捧花花草草，妈妈才会眉眼弯弯地唤我回家。进了家门，妈妈便走到水池边，将花儿铺开，细致地把泥土洗干净，挑出黄白的小雏菊，修剪好插到瓶子里。她用手拨弄一番，似不甚满意，歪着头想了想，将花取出修了层次，又抽出两根狗尾草巴配上，这才开心地笑起来……那些随处可见的野花，在妈妈眼里俨然成了高雅的艺术品。她总说：看看这些小花，长得多好，开得多艳！摆在家里，生活都更好了。妈妈像个艺术家，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用一把把野花，将我们的生活装扮得诗意盎然。

舅舅家有一大片桃园，每年都会给我们送来满满一口袋桃子。看着吃不完的桃子，妈妈默默打来一桶水，将桃子一股脑全倒了进去，麻利洗净，削好皮。她将勺子小心地从桃子底部探进去，顺着桃核用力挖，半块桃肉便下来了，再剥去桃核，另一半桃肉也出来了。就这样，没多久就出来一大盆桃肉。妈妈将桃肉倒入锅中，加上白糖和水煮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胖乎乎的桃肉在沸水中上下翻滚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香甜的味道。妈妈趁热将这锅美味分装到玻璃瓶中，拧紧盖子倒置。妈妈告诉我们：这样放凉后，瓶内的空气和罐头会收缩，盖子就会收紧。好吃的桃子，就可以保存很久了。妈妈像个魔法师，总有办法把生活中的美好尽可能持久地留存。

时光荏苒。转眼间，妈妈退休了。怕她无聊，周末我赶回去陪她。吃完早飯在小区散步，走着走着，妈妈突然蹲下，拿着手机左调右对。我疑惑地凑过去，只见镜头里，一只干净小巧的蜗牛正安静地趴在叶片上，在早晨温暖的阳光里酣睡。周边一片虚幻的绿，衬得原本就小小的蜗牛更加惹人怜爱。妈妈极投入地拍了好几张，仔细斟酌后留下最满意的一张。看着眉眼弯弯的妈妈，我一时有些感动：那些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场景，在妈妈的记录下，无一不充满灵动。在妈妈眼里，生活中的万般平凡，皆是美好。日复一日的平凡琐碎，都在妈妈手中变着花样，演绎成专属于她的生活美学。